

顾老先生

蔡翔

顾老先生姓顾，拜访过几次，见面叫顾先生，名什么，反倒记不得了。认识顾老先生，是因为周山。

1980年代末，我每天读书编稿，写点时文，换点烟钱，偶尔打牌，有输有赢。但没多久，单位说要自负盈亏了。于是，立马就从，文学青年，变成了油腻中年。坐下来合计，抢银行，不敢的，做生意，也不会，会的，编书编杂志。集体的事情，总要出力。理想，交给纯文学，生计，就留给畅销书了。那时，我们单位资料室的小阁楼，上，堆着一批旧书，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通俗小说。我一本一本本地翻过，武侠也分南北，言情侦探，苏青潘柳嫩，算是开了眼。知道，张爱玲身边，也还有几个战友。挑一点，还能看的，复印，复印好，交给编辑整理。那时，我们的文学编辑，趣味，都蛮高雅，一边编，一边就发牢骚。我也只能充耳不闻，视若无睹。我从下乡那天开始，就明白一个道理，人急了，什么都能干。编了一堆，真正的，也就一二本。好像还真赚了钱，赚了钱，就有人管、管了，就不能出了。书不出了，出增刊，长篇小说。这下没人管了，合理合法，就到处打听，有没有人在写畅销书。

离我们不远，淮海路，上海社科院。经常来的，有裘小龙，专业英美文学，但从不谈现代后现代，谈什么？谈侦探小说，后来，裘小龙出国，还真变成侦探小说作家，一晃，几十年了。还有一位，张文江，不常来，来了，讲老子庄子。后来，张文江在家密授古典，听者云从。据说，王安忆也在门下行走，所以，说起张文江，王安忆的眼睛是会亮的。我那时对学问，已经淡了，愁的，是生计。东打听，西打听，打听出周山，也是社科院的闲人，哲学所，研究古代哲学，兼写通俗文学。我对哲学没兴趣，听到通俗文学，眼睛也亮了。

周山来了，挟着书稿，还没坐下，先谈稿费。我说，挣钱太俗，先看书稿。一页一页地看，李士群出来了，丁默邨出来了，吴四宝也出来了，还有吴四宝的老婆余爱珍，76号啊。我朝周山看看，周山莫测高深，说，还有很多，不能写，不能写的。就想，这是哲学家？怎么看，都像历史系毕业的。然后言归正传，一边漫天要价，一边就地还钱。周山满意了，我也满意。我后来体会到，大家都满意的事，也就是大家都觉得占了便宜。

周山后来成了常客，主要因为，周山很闲。来了，就云山雾罩。李士群谈腻了，就讲讲哲学。我呢，生计问题暂时解决了，听听哲学也是好的，一边听，一边点头。当然，不能乱点，就像以前听戏，冷不防，叫声好。我后来也总结出，对付这些知识分子，最好的办法，是听他们谈学问，时不时的，还要会心一点头。当然，有时也蛮累的。

周山聪明，聪明的人，一般都精力充沛。精力充沛，又没地方发泄，所以，不容易安分。有段时间，周山不讲哲学了，谈古董，反过来，有点向我卖拐的意思。当然，也就是说说。行动，是没有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既不向先锋致敬，也不去研究孙甘露孙老师，整天想着畅销书，惭愧。

周山不知怎么提起顾老先生，老先生是周山的前同事，退休了。周山说起顾老先生，眼睛也是亮的。说多了，就有了顾老先生的模样，儒雅，通学，述而不作。说多了，就有了拜见老先生的念头。

也是一天，正觉得无聊，周山来了，说去见顾老先生。拐了几个弯，到了福州路。福州路，上海老城厢，除了旧书，还有老房子。周山说，王宝和。那时，“王宝和”还蛮市民，买了黄酒，还有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有没有猪肉，想不起来了，应该没有。

这才到了顾老先生的家，进了门，楼道暗暗的，木制的楼梯有年头了，极窄，踩上去，咯吱咯吱，还有点晃。晃了一层，又晃了一层，顾老先生笑呵呵地站在楼梯口。

屋内的陈设简单之极，墙皮也有些剥落，耀眼的，是一排红木柜子。顾老先生笑眯眯地站在那里，一件蓝色的中式对襟棉袄，洗得淡了，袖口也有点发毛，看起来，不像学者，倒有点像过去写字间的职员。看到我们

带来的酒菜，顾老先生又笑眯眯地拿出三只酒杯。

周山是熟客了，酒还没喝，先去打开红木柜子，边招呼我过去观赏。柜子里，有许多小抽屉，小抽屉里，有许多集邮册式的本子。里面，夹着许多钱，钱我认识，但不知道是什么钱。那一次，我是开眼了，看到的纸币中，面额最大的，是新疆盛世才发行的纸币，六个亿，还是六十亿？匪夷所思。那时，我沉迷武侠小说，就问顾老先生，有没有银票，顾老先生想了想，打开一只抽屉，还真有，宋代的。周山炫耀似地说，顾老先生的收藏品中，好多是绝品，我就想，干嘛不换成现钱？又不敢说，怕老先生说我俗了。

再看铜镜，黑乎乎的一堆，破镜重圆，有了点感性认识，玻璃的怎么圆？又好像看到了磨镜老人，但怎么磨，也不如玻璃呀，雾里看花，朦胧美。也是不敢说的，说了，就俗了。

再看玉器，顾老先生就很谦虚，说他父亲专攻玉器，自己，是不懂的。我这才知道，收藏，也有家学。我就是胡乱看看，只是有两只花瓶长得奇怪，有好多奇形怪状的人形，顾老先生说，那是十二星宿。周山说，博物馆开价多少多少万，顾老先生也不卖。我就急了，干嘛不卖？周山白了我一眼，我就知道错了，俗了。顾老先生只是淡淡一笑，说，那是先父留下的，是个念想。周山解围似的捧出块石头，问我是什么，我说，磨剪子的。顾老先生又是一笑。周山说，这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我脸上，就有点讪讪。

这就有点索然了，俗人，是不能面对古物的。

接着喝酒，周山就问顾老先生最近在忙什么。顾老先生说，在帮一家博物馆鉴定玉器。这就说起，某地发现了一个废坑，坑里是玉料，附近是王宫。估计是当年王宫工匠制玉的边角料，现在被发现，就有人做成古董，混入市场。周山就问，机器呢？顾老先生说，机器也不行的。顾老先生又对着我解释，年代是一样的，同位素也很难测定，只能看刻痕、刀工、艺术风格。我频频点头。这就看出老先生的厚道了，忠厚长者，不许座中有人问阔。

古董看过了，也没看出什么门道，周山和顾老先生，心里是有数的，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谈学问。周山就将古史上的问题，一点一点拿出来请教，顾老先生也就一点一点地发表意见，说一点，还谦虚地问周山，周兄意下如何？周山有时候反驳几句，当然，还是点头多。我就有点惭愧，评论家，也就写几篇时文，学问，是没有的。

那时候，周山正在研究易经，又开始讨论易经。我对易经，只知道八卦，也知道八卦能卖钱，就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悠悠然周山再搞一本风水八卦。我在这里胡思乱想，顾老先生或许以为我有所思，就下问，先生有何赐教？我连说不敢，急中生智，就问，易经究竟是谁写的？话出口，就知道完了，外行，外行话啊。我也没料到，这话，却挠到了老先生的痒处。顾老先生也不问周兄意下如何了，一张口，就说，易经啊，那是一本兵书。周山就懵了，我却来了



筆會

靜物·下午茶时间（装置）

贾斯敏·托马斯·格文〔牙买加〕

“宋代代表”

徐慧芬

他的脸有点红了，神情却是愉悦的。

老宋告诉大家，他的老太婆到了上海后就一直折腾，她有点文艺细胞，没事就在电脑上打开视频跟着学跳舞，不到两年，各种时尚流行舞都已熟稔，后来居然还能自己编舞。现在社区文艺活动盛行，跳舞更甚，缺的是老师。这样宋太太就成了各个社区争相邀请的舞蹈教练，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晚上到家匆匆扒了几口饭，还要赶去夜间排练，带队参加什么什么演出，什么什么竞赛。老宋说老太婆现在吃香了，忙得快要找不到家了。

这样，大家开始明白，老宋和他妻子现在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他的寂寞也是他妻子前进的脚步甩给他的。女士们劝他，你也跟着太太一起去活动活动，她在台上演出，你在下面看看也是开心的。老宋听了，撇撇嘴说，她人来疯，我才不跟着她呢。

有天晚上我在路上恰好碰到了宋太太，同路回家，闲谈中说起老宋的病。他太太快人快语：他呀，思想病，退休了没事干了，闲出病来了，加上更年期，脑筋也坏了，一天到晚像谁欠他的样子，我若天天在家看他这副模样，不

兴致，此话何讲？老先生滔滔不绝，你想，易经多复杂，山川气候，各种偶然性，什么没考虑到？小农经济，农业社会，有必要这么复杂吗？我想了想，想到下乡，种地，靠天吃饭，庄稼活，人家咋干我咋干，斩钉截铁地说，没必要。对呀，那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复杂？那时有工业吗？没有。有航天吗？也没有。战争，只有战争，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复杂因素。顾老先生自问自答，又朝我看看，大有引为知己的意思。我朝周山看看，有点幸灾乐祸，什么逻辑，什么哲学，兵书，兵书啊。周山挣扎着追问，八卦，八卦怎么解释。老先生面有得色，结绳记事啊，打个结，乾卦，再打个结，坤卦，酋长，酋长们写的。集体创作。看得出，这些问题在老先生心里也是缠绕许久。说完了，顾老先生又摆摆手，乱讲讲的，不能写文章的。我就乐了，原来学问家，也有想象力，只是要实证，没有实证，权当说说活话。心里，却和顾老先生近了许多。

后来，我和周山又去了几次。喝喝酒，看看老先生的收藏，听听掌故，说说艺术，自己也觉得，雅了许多。又有点奋发图强的意思，空头文章要不得，明天开始，闭门读书。当然，也只是想想，明天复明天，明天何其多，浑浑噩噩，就这么过来了，于学问，终是无缘。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倘若以此为人生四境界，顾老先生洞彻世事，进退自如，而我，则连什么是道都没有搞清楚，一生，都在苦苦追寻。但心里，对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后来，终究难以摆脱俗务，生计，也是要愁的，顾老先生那里，慢慢，就少了走动，再后来，断了音讯。这一晃，也快三十年了。三十年，为一世。

再后来，周山专心学问，通俗文学，也是不写了。我见约稿无望，慢慢，也少了来往，只是在一些朋友那里，知道些情况，蔚然大家了。我这个人，不善应酬，朋友间，也疏于问候，只是，在心里，还是常常念着旧雨。

2017年12月3日

2017年12月27日夜晩，哈佛燕京学社安排我们这一届访学人员去波士顿歌剧院观看《胡桃夹子》芭蕾舞。这幢歌剧院始建于1928年，最初建筑风格具有法兰西和意大利风格，中间因内外各种原因多次歇业、改建等，最终成为现在的格局。用璀璨夺目来形容其外观毫不过为。大型室内吊灯，繁复的装饰，多元风格的壁画，精美的舞台设计，方便观看的观众席设计，盛装出席的观众，以及胡桃夹子这个每年圣诞期间都会上演的经典故事，构成了波士顿这个极其寒冷的夜晚的暖色。

第一次带儿子正式看芭蕾舞演出，深深为之吸引甚至震撼，即使在未能明白这出戏情节与含义的前提下，我们仍旧可以借助于场景、舞蹈、音乐与表演者的神情来意会其寓意，这或许就是艺术无国界甚至也不需要借助直接语言的缘故吧。频繁更替的舞台背景与胡桃夹子这个经典的有关礼物、祝福、恐惧与希望的梦幻故事严丝合缝地镶嵌在一起，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圣诞音乐丝丝入扣，摄人心魂，乐声牵扯着观众在或喜悦或悲伤或激昂或低沉的情绪里跌宕起伏，俨然人生在音乐之流中展现，并在这个优雅而神圣的时刻，获得了一种灵魂自我透视的机缘。能够容纳两百多人的剧场，长达两个小时演出的，除了中场短暂的休憩，几乎听不到什么嘈杂的声音，也极少有人走动，每个观众似乎都深深地沉浸到了这让人惊异并想紧紧抓住的美感之中。

胡桃夹子的情节并不复杂，但通过各种角色的饰演、神情与动作，将一个小女孩在圣诞之夜的获得礼物（胡桃夹子）并因此而产生的各种梦中奇遇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前段时间上演的迪士尼影片《寻梦环游记》一样，弥漫着一种神魅的气味，而芭蕾舞演员的表演已经不再是一种技巧性的演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他们是灵魂的舞者。最高的艺术必须依托于专业能力，但又不能局限于技巧，这表演如行云流水，长河落日，举重若轻，将身体之美（又何尝不是灵魂之美）演绎到了极致。我想每一个亲临现场的观众都会有一种灵魂荡涤的愉悦之感，而那些盛装出席的波士顿当地人更是将观看胡桃夹子作为每年的必需节目之一。

这种极具仪式感的活动也让我联想起在波士顿的这小半年的生活。我所居住的社区毗邻哈佛大学校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层社区，单门独户，平时安静得很，相互之间也大都仅限于点头之交。即使一些邻居在家里招待客人，也“不敢高声语，恐惊邻里人”，对他人的尊重已经深入骨髓，转化成日用而不自知的一部分。这种安静与波士顿市街的喧哗与骚动构成强烈的对照。据长期在此地工作和生活的华人朋友告诉我，波士顿人具有明显的早期清教徒移民后裔的特质，大都崇尚简朴和安静的生活，也即是一种有节制的清心寡欲的极简生活，所以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晚上八九点大多数街道已经相当寂静，有些甚至空无一人。波士顿人高度重视家庭生活，包括对孩子的陪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度交流，也会留出时间来阅读。他们没有对社交生活的近乎病态的追求，也不会因为无聊而呼朋唤友去介入他人的生活，这座城市的酒吧、餐厅并不引人瞩目。

但一年之中也有一些例外的时刻。比如下半年比较集中的几个节日。万圣节之前一个月左右，所在街区的大多数精巧而漂亮的住房前就开始装饰，南瓜是很普遍的一种装置，还有各种造型可爱的骷髅和形态各异爬踞在外墙或屋前草坪上的大蜘蛛。

然而换了这位专家，他的头晕心慌还是依旧，依然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身体。大妈们劝他，既然换了这么多医生，吃了这多药也不见好，那就干脆不吃了，况且是药三分毒呢，你就放开心情不去多想毛病，跟着我们一起做操活动，做不动了，歇一歇再做。

老宋觉得大家的劝说也不乏道理，终于横下心断了药，参加了我们的做操活动，成了这支娘子军里唯一的男士。大伙笑说，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党代表！此后“宋代表”就叫开了。大家觉得老宋这种情况还需要有人和他多说话，所以说笑笑笑，讲些大小新闻，趣闻，以及听来的一些笑话，或者请教他一些问题，来分散他对身体病痛的注意力。

大妈们是很有活力的，渐渐不满足比较简单的保健操了，希望能增加项目跳跳舞，这回老宋自告奋勇，说回去和老太婆商量一下，让她来教我们跳舞。老宋太太还算给丈夫面子，帮助我们下载了舞蹈曲子，抽空来了几次，教会了大家怎样健身舞。

老宋自从扔掉了药罐头，跟着我们一起动胳膊动腿后，确实精气神两样了，脸色也红润起来，也不常谈论身上的病了。大家问他，现在是否头晕心慌好点了，他说，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时，确实感觉不到头晕心慌了。

渐渐活泼起来的的老宋，话也多了起来，有时就和我们聊他过去地质队采矿的事。说起那时他面对的都是了不起的宝贝，随便一小块，用现在的行情估计，都是价值上千万甚至上

唐小兵

节日的本色

一些房屋装饰得鬼影幢幢，光怪陆离，营造了一种特殊的神秘气氛。等到万圣节那天晚上，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冬夜，我跟一些朋友陪着身着特定服饰的孩子提着南瓜灯去讨要糖果时，发现那些门前放着南瓜、门上亮着灯的房主都特别热情，甚至有一些人家主动委派家庭成员手持糖果袋坐在屋前台阶上守株待兔一样，等候着欢天喜地又略有胆怯的孩子们。有一户人家，几个孩子进门去讨要糖果，独自在家的大太太很抱歉地说家里的糖果发完了，孩子们很沮丧地退出来。这时一位老爷爷提着一包糖果兴冲冲地走过来，大声说道糖果买回来了，原来他发现家里糖果准备不充分，就又临时去旁边的超市购买糖果，这自然让孩子们喜出望外，也让围观的我极为触动。连过一种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带有戏谑和娱乐性的节日，这些波士顿人都这么具有敬业精神。万圣节的晚上，这条平时安静的街道上弥漫着一种对陌生人的开放和善意，尤其是对孩子们的期待与祝福。这种热情的格调与节日的欢愉，和平时那种冷静得近乎单调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才能谓之自由吧。

感恩节的时候，一些也在波士顿访学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抱怨当天晚上兴冲冲地跑到城市核心区域去，准备感受一下美国的节日狂欢氛围，结果发现街道上几乎空空如也，连找家吃饭的餐馆都未能如愿，只能腹中空空败兴而归。

在我们的观念之中，节日仿佛天然地就是跟城市、商业、娱乐和购物联系在一起的，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费主义狂欢中，节日的本色却日渐黯淡，节日的含义也逐渐遥远，甚至有时候一些很辛苦地在外地劳作一年春节回到乡村短暂生活几日的年轻人，会瞬间觉得那种节奏缓慢缺乏变化的乡村生活有些无聊，节日成为了一种被抽空了内涵的伦理的重负，也就只剩下一些象征性的意味了。在欧美社会，节日似乎更多的意味是家人的团聚和短暂的休憩，也是一种通过具有仪式感的装饰和食物比如火鸡等来形成一种文化的内聚力和价值认同。我在这里所体验到的节日，具有更为正本清源的意味——节日就是节日，它是一年之中特定的具有内在价值和文化意味的时刻，它需要被等候，也需要被敬畏，更需要被慎待……

亿的人民币，大家听得一愣一愣。有人说笑，你那时随便拿一块，今天就不用住在这六层楼的一室半了。老宋严肃地说，那怎么可以，那时就是工作，这种念头一丁点都不会有的。

老宋对周围的事物也开始关心起来，有邻居被楼上扔下的烟蒂点着了晾晒的棉花胎，引起失火，他也主动出场帮着联系居委会和物业，并提出防范建议。后来正逢小区选新一届的业主代表，居民们就把他选上了。老宋说我不行我老了，大伙说你本来就是宋代表么，怎么可以不当代表呢！

上个月，老宋一连几天都没来小花园报到，老宋的邻居告诉大家，老宋管了闲事，把腰扭伤了。

那天上午老宋照例去菜场买菜。快到菜场处，见一堆人围着一个男人打女人，女的倒在地上哭泣哀嚎，男人仍不停施暴。老宋走近看到了对男人说，不能再打啦，再打要出人命的！原来这是烧饼铺的一对夫妻，女的刚从乡下来，早上卖烧饼收钱失了眼，收了一张百元假钞。老宋见男人不听劝就上前用手阻挡那男人，推拉中，老宋闪了腰，当时不觉得，到家就痛得卧床了。

女士们听了此事，议论叹息后买了水果集体上门慰问老宋。到了宋家，宋太太笑嘻嘻的非常热情，忙着给大伙倒茶端水。说起老宋，太太说：呵，他呀，老绵羊长出犄角来了！大伙说，他不是我们娘子军的代表么，当然见不得妇女受欺负啰！宋太太听了大笑起来，眼神里有着对丈夫阳刚气和仗义心的欣赏。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